

活页文史丛刊

151-180

淮阴师志编印



20134318

828171

现代文学
学术专题

浣月文丛刊

151

淮阴师专编

大柳巷春游六绝

陈 毅

一 试马

淮水中分柳巷洲，平沙绿野柳丝抽，
春郊试马优游甚，难得浮生似白鸥。〔1〕

二 赏春来迟，桃花已残；

同人有悼惜者，诗以解之。

为惜春残共举杯，泥红难伴苦相摧〔2〕，
人间好景随时在，满眼梨花锦作堆。

三 晚会观平剧

十里长淮步月迟，阑珊灯火启情思！
旧歌不厌人含笑，抗战太平更展眉〔3〕。

四 淮河晚眺

柳岸沙明对夕晖，长天淮水鹭争飞〔4〕；
云山入眼环空尽，我欲骑鲸去不归。

五 宋祠讲战后和平

不弃葑菲再纵谈，民生国计话艰难；
澄清局势今可见，群彦相看笑展颜。

六 围棋树下小醉

围棋树下镇日闲，君醉起舞我欲眠，
风动落英香满座，拈花微笑更陶然。

【1】“淮水中分李巷洲”，李，应是柳之误，今改。张茜选本亦作柳。

【2】“泥红难伴苦相摧”，张选作“番番风雨苦相催”。

【3】“抗战太平更展眉”，张选作“抗战新声更展眉”。

【4】“我欲骑鲸去不归”，张选作“我欲骑鲸跋浪归”。

附：《拂晓报》编者跋语

弦歌脞录续稿

《弦歌脞录续稿》，为湖海艺文社同人吟稿，向在苏北盐阜报刊出，蜚声素著。反扫荡以来，□与吾根据地人士共赏者久矣；近者，炎威稍杀，禾稼丰稔，根据地有盘石之安。昨适走访 军座畅谈，并承以各方社友寄抵淮北之佳制出示，因重为编次，以饷读者。

一九四三年夏八月编者谨跋

陈毅同志《大柳巷春游六绝》写作情况简介

李昌松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在给他的爱人林颖同志的信中这样写道：“陈军长于日前来四师，共同与韩见了面谈了话，解决了这一‘事件’。”

为了得到休息，为了一赏春光，使她不致于象箭般逝去，约定了陈军长，还有范长江，日内到我们的‘风景地区’去，到大柳巷模范乡去。倘无其他特别事故以及时间充裕的话，准备在那里游玩两天，这是不可多得的福气啊！假如可能的话，打算通知你，在那里晤面，他们都想见见你哩！”

山子头事件以后，经过半月会谈，双方互相谅解，在欢洽的气氛中，于四月一日这一天，我方为韩德勤饯行，礼送出境。彭雪枫师长，陈毅军长、张茜、范长江、张震一行人等，在四月一日以后，来到了泗南县双沟区的大柳巷，住在小李台子宋佩伦家。长大柳巷春游六绝，就是在这里写的。

大柳巷，是淮河下游的一个沙洲，位于峰山和双沟之间，南面和东面是淮河，北面和西面是瑤河，四面环水，周围四十里，树木葱茏，绿柳如烟，有“大柳巷柳树头冒一冒，跟上岗上两季稻”的说法。这里是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的一个风景区，每年春二三月，桃红柳绿，千树万树梨花开，所以陈军长诗里有“满眼梨花锦作堆”的佳句。陈军长当年在宋家祠堂泗南中学开学典礼大会上作战后和平报告，泗南中学当时就设在宋祠内，有学生二三百人，宋祠堂前后有十八间房子，泗南县长张太冲同志主持大会，名记者范长江同志在座，先后有陈毅军长、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淮北行署刘瑞龙主任等人讲话。陈军长穿着黑洋布棉袍，头戴西瓜壳帽子。他口若悬河，纵谈国事，说古论今，引经据典，澄清局势，俯仰宇宙，怀抱古今。

张茜同志编的《陈毅诗词选集》一书，里面选录了“大

柳巷春游四绝”，在这四首诗里仅有一首“淮河晚眺”有题目，其余三首，都没有诗题。原诗发表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铅印的《拂晓报》第四版上，每首都有标题。张茜和陈昊苏同志的选本和当时发表的有些异文，现在按原来面貌刊出，供比较研究。《拂晓报》编者的跋语也附作参考。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合肥

《酉阳杂俎》已有“三昧”

崔石岗 刘凯鸣

（山东省北镇师专中文科）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序云：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醢醢也。……”

此已点出“三昧”之内容。此序作于公元847—855年之间，比李淑作《邯郸书目·序言》早一百四十年左右。可作为《活页文史丛刊》第94号拙作之补充。

古典文学丛刊

152

淮阴师专编

《宋词纪事》序

吴 梅

唐君圭璋辑《宋词纪事》既成，谒余昭潭寓庐，属一言弁首。余读而善之。徵引诸籍，多宋贤撰著，明清纪载，移录殊鲜，一也；荟集原文，不加增损，一言一字，可以覆核，二也；补苴遗逸，多前人未及，张皇幽渺，殚见洽闻，三也。因作而叹曰：寻绎此书，可悟作述之体矣。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孔子亦云：“述而不作。”其郑重有如是者。今世才彦，事不师古，喜自成一家言，流传诸作，如向壁面墙。若夫辑录一书，又臆断节取，或展转裨贩，不足徵信。抑知述者之难，较作者为尤甚。引证图籍，当从旧刊者，所以祛俗学也；采择诸说，当取创论者，所以尊昔贤也。自明人刊书，动多删易，而古人面目，不尽可见。是以纂述之业，必推清儒者，此亦海内学者之公论矣。然而词苑诸书，如徐钊，张宗楠辈，犹多可议。颜黄门云：“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圭璋此

作，殆深合黄门之旨欤！往读樊榭《宋诗纪事》，怪其诗多而事少，今圭璋所述，凡词无本事者，咸摭弗采，故卷帙虽简，而事实独丰。余江潭避地，顾景无俦，辱君厚我，远来存问，昔日絃诵之地，鞠为茂草，俯仰身世，百端交集，读君鸿著，益自伤迟暮矣。

戊寅二月，长洲同学兄吴梅书于湘潭之柚园。

吴先生哀词

唐圭璋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溯自抗战军兴，先师瞿安吴先生携家避地于后方，迢迢千里，一夕数惊，最后定居于云南大姚李一平同学兄家。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先生不幸病逝。呜呼，天丧斯文，痛何可言！

先生年仅五十有六，寿不为高；而喉暗经年，亦非难治，然不意竟致不起。予固知伤乱哀时，动多感喟，旅途劳顿，倍损精神，然亦不意遽归道山若是其速也。遗函在篋，遗诗在壁，仿佛音容，如在昨日。

前年冬，予过长沙，尝买舟谒先生于湘潭柚园，兵间相遇，几疑梦寐，在先生则喜闻足音，在予则快接光风。然予见先生白发苍颜，冻足蹒跚，心窃忧之。是夕酒阑灯灺，倾谈不倦，言念国家，歔歔无限。予亦无以塞先生之悲，释先生之

虑，但劝以颐养自珍，静待春回。翌日，予拜别，先生执手丁宁，既盼有暇重来，复期鸿雁勿疏，衡门久伫，弥深缱绻之情。

去年春，予浮江西上，方抵宜昌，先生犹书屏条四幅及为余撰《宋词纪事序》寄来。予入蜀后，即不闻先生消息，兵戈满眼，无从问讯，后沪友始以先生入滇相告，乃飞柬奉候，不图柬未达，而凶问已传至矣。

先生谦冲方正，师母温良恭俭，举室怡然，如沐春风。其视及门，亦如家人，了无厉言疾色，更无隐而不宣。肝胆照人，无不感奋；体念孤寒，尤见风义。生平博极群书，诗文词曲俱工。大抵怀古伤今，辄多扬善疾邪之思；登山临水，尽是悲壮苍凉之音。或当筵制曲，即订谱抚笛，豪情胜概，一时无匹。鲁殿灵光，四方拱揖，盖以文学兼音乐戏剧之长，融合明临川吴江、清南洪北孔为一炉，徵之近代，未之有也。

呜呼，敌人残暴，天胡容之？先生纯儒，天胡忌之？计予从先生十六载，勉予上进，慰予零丁，示予秘籍，海予南音，书成乐为予序，词成乐为予评。柳暗波澄，曾记秦淮画舫；枫红秋老，难忘灵谷停车。呜呼，而今已矣，旧游不再，承教无期。千里江南，未知归旆何年？一尊蜀道，窃比心伤宋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作于成都

陈烺的剧作和生卒年

车 锡 伦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词曲研究室)

陈烺(1822—1898后),字叔明,晚号潜翁,云石山人、玉狮老人,江苏阳湖人,传世有《玉狮堂传奇十种》。王古鲁《曲学书目举要》(附王译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后)著录《玉狮堂四种曲》,乃指其前四种:《仙缘记》《蜀锦袍》《燕子楼》《海虬记》。此四种刊于光绪十一年(1885),故有传本单行于世。此后又续刻了《梅喜缘》,合前四种为“前集”。“后集”五种《同享宴》《回流记》《海雪吟》《负薪记》《错姻缘》,补刊于光绪辛卯(十七年,1891)。

关于陈烺的生平,时下发现的资料不多。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他归为乾隆间剧作家,失考。周妙中《江南访曲录》(载《文史》第二期)著录了新发现的陈的手稿《云石山房臞稿》,据书签署“戊戌三月潜翁题”,推论陈卒年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之后。对其生年,则据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证传综表》定为嘉庆十九年(1814)。姜先生确定陈的生年,未说明依据的材料。现存光绪十七年补刊的《玉狮传奇十种》后附有许光霁跋文一则,云:“岁之菊秋月为陈叔明太先生七秩诞辰,同人拟制屏幛为我先生寿”,末署“辛卯季秋”,即光绪十七年(1891)。上推七十年,则陈生于道光二年(1822)农历九月间。这则跋语中还引用了陈烺自己的一段话:“仆少孤露,中岁遭兵革,流离播越,至五十始以鲰官需次浙中。二十年来宦海浮沉,一无成立。”大致他晚年就定居杭州,他的剧本都是晚年的作品,除剧作外,尚有《读画辑略》传世。

淮阴文史必列 153

愿 堂 诗 选

邴承铨衡叔 遗作

受业 宋祚胤 敬录
周本淳

留别成都诸君子 四首录一

松柏冈深翠，城南夫子宫。古壁黝苔藓，有客居其中。
修髯盈一尺，丰颊颜微红。积书碍行步，屋窄而道冲。问言
斯人谁，蒙氏字文通。相觅不间日，吾失君能攻。每当被酒
来，入门气如虹。尊儒志匡老（自注：君有印曰“匡老反韩
复孟室”），理事交相融。非徒吐奇论，潜德藏诸躬。君久
乐远游，吾尝誉如龙（自注：予尝谓君踪迹如龙，游戏四
海，君每引以自豪）。今我焉为家？四海方困穷。脂车还一
笑，回首天南东。蒙文通

赠洪自明（诚）

洪生九华来，眉宇带山翠。衣尘万里道，一洗今夕醉。

昔闻觉庐言（王驾吾师号觉庐，洪自明先生为及门高足。淳注），知子颇云备。入山籀《礼经》，饭粥在荒寺。壁书忧兵燹，忍古抱幽致。妖氛到仙源，乡国聚魑魅。饥驱西南征，辞亲千斛泪。子质比清刚，愚尤拙人事。雨窗初促膝，便深亲旧意。芸芸世中趋，群念灶之媚。君子尚含章，酸咸久殊嗜。勉哉和其光，方行持圆智。

养痾杂诗十三首录二

斗米金五十，官厨烟不高。娇女欣市声，索买杨梅糕。空拳逞妄语，诳之不辞劳：阿爷成奇书，博易多钱刀。为汝载一车，梨栗桔杏桃。开岁荡群丑，归帆喜连艘。还我蚕织乡，为汝裁新袍。一笑来挽须，得计吾暂逃。宁知老夫泪，合眼吞如醪。

王生坐幽窗（自注：驾吾赁屋同在一院中），蔽眼高萝垂。落几黝深碧，摊书凉露滋。当夏苦微暗，细字看已疲。西风送凝霜，入冬伤离披。春秋信知好，佳日无多时。吾生百所遭，众慕非真知。语君惜光景，暂得堪自奇。

题风木慈乌图卷为慈亲六十寿作

顾视失我影，当头月无亏。清光裹微躯，如沐吾母慈。况喜六十诞，巧值新朔时（自注：卅一年元旦适农历辛巳仲冬十五日也）。罗拜呼诸孙，随我献一卮。天涯团骨肉，焉用思艰危！

抚母膝上癢，热儿眶中泪。忆幼贪母慈，抱我岁过四。春院满阶绿，苔滑膝叩地。母喜儿无惊，肌裂儿转悸。敢有伤发肤，一夕忘母赐！

十年事针线，一指病不直。病指不病劳，无言教逾力。稽古惭韦编，偷惰岂有得！今日告母悔，晚学思辨惑。还以

语诸孙，世世母是则。

学官廩微禄，寿母艰甘鲜。持此三尺卷，再拜博母怜。风木感待养，乌慈爱全天。母私喜儿笔，一笑陈几筵。他时《娱亲集》，更命勒一篇（自注：慈亲屡命印画，拟题为《娱亲集》，已荷马一浮先生赐题矣）。

附：风木慈乌图记

吾友邴衡叔以所绘《风木慈乌图》示余曰：“以志吾母也，愿子记之。”余既得衡叔之用心，不禁愀然以敬而芒乎若有感也。

衡叔家江南，有美国宅足自娱。自倭夷入寇，海内鼎沸，则奉母太夫人挈妻孥，浮江入蜀，复自蜀而抵黔之遵义家焉。其间山行水宿，猿鼯之叫嚣，波涛之喧司，震荡心目，不敢逼视，与夫饥寒疾苦不测之虑，日夜相代乎前者，虽少壮气盛之子，有不能胜也。太夫人之年高矣，其能洒然无动于中耶？然自余与衡叔共庐而居者二年，数数见太夫人提携诸孙出入户闼间，神完而气肃，貌丰而体固，未尝有几微羁旅不豫之意见于言面者，淡定之怀，虽博洽多闻之士，或不逮焉。余尝以为衡叔幸，衡叔亦用是得专意于其学，于世俗人所慕，夷然有所弗屑。其于诗于书于画之形于外者，恢恢得古人神貌；其积于中者，日弥腾而未已也。余焉得不愀然而起敬哉！

余始识衡叔，在戊辰之秋。方内向宁，建都未久，竞兴作以新天下之耳目。自旣仕蒐吏至学校师儒，苟其力足以自异者，咸治园囿，饰舆马，极意声伎服御之好，夫固将自乐而终古；孰意世变之遽剧也！衡叔于是

时独守先人之旧庐，聚书数万卷，吟哦偃蹇，所往还，皆韦布专一之士，非《六艺》百氏之旨不道。余方馆城西盩山，衡叔之居在城南，岁时辄喜过衡叔谈艺，因得拜太夫人于堂上。听其言，煦煦然而温；见其色，冲冲然而静。其几案之陈设、竹树之行列，亭亭而寂寂，翛焉如在林谷之中，不自知其隶于京华也。窃叹其家风，何卓异于等流若是！

衡叔曰：“吁，微吾母之教，其能及此乎！余未冠而孤，鲜葭莩之亲，而世业织缎，役工几百许人，赢绌恒不贲。母令罢之，益以俭德为治，使某读书，毋他骛。其后，江宁缎业果衰，颠覆者相踵，而吾家竟克自保。若某之鄙陋，幸见收于贤人君子，虽不敢望古人，抑吾母之勤劬在焉。”

余乃喟然曰：“一人之贤，系于家者如此，况天下之事有不出于所系者哉？夫众人徂目前之安，而惛惛焉放其欲，此今日夷狄之祸之所以亟也。君子防未然之患，而惴惴焉履其常，此太夫人之处变而安也。事无巨细，人无智愚，一本其所自造焉。而兴之衰之荣之辱之，天耶，人耶？有定其未尝有定耶？此余之所芒乎而有感也。”

兹图笔墨之妙，余不暇言；言其大者，以塞衡叔将母之思，以谗世之志于拨乱而兴治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南通王煥鑑记

阅统一招生卷毕作

亭长三尺亡暴秦，坐使叔孙称圣人。大儒发冢道《诗》《礼》，固知《六籍》宜为薪。百世寥寥几治乱，科第由来

与疯汉。夷夏反复今何如，却顾毒蛇艰解腕。锁闼三日令目眇，千篇一例释四维（自注：文题：《礼义廉耻释义》）。翻惊吾侪廉未立，倒尊铺啜涎为垂。流俗竞眩龟手药，诸生勉企活国医。斯民还淳衣食足，多士履正文字奇。我入云山好坚卧，清斋辟谷堪长饥。

喜闻香曾（费巩师字，淳注）将至

去年君行榴吐红，礼罢衡岳归御风。今来吴江枫正冷，雪店灯船照孤影。莫怪人间行地难，极目战血川原丹。贼中辛苦来不易，知君涉险心还安。费君费君臭如兰。买酒已办十日醉，待旦姑忍夜漫漫。

移居高店子梁翁宅感赋

途穷得贤主，一宅许相容。接客衣冠古，环家竹树重。勒锄床下笋，惯听枕前春。来岁还京邑，难忘此过从。

简山翁（指四川林山腴先生、淳注）

乞我一螺漆，聊将磨病呻。乡心乱诗笔，春色恼流人。蜀国夜来雨，江南梦后身。光光清寂老，许予独相亲。

哀胡翔冬先生

闻道斯人化，临风一泫然。抱将诗数卷，忍取病三年。故国玄黄血，归魂冰雪天。郛筒孤旧约，留奠墓门前（自注：先生有和余初饮郛筒诗）！

送源澄归隰为

吾道应惟拙，别君空意多。江山此寥落，须鬓坐销磨。上峡听猿喜，入门娇女歌。旧游回梦在，风雨夜窗过。

梦梦二首录一

梦梦天难视，此邦泥一盆。无惭马立仗，犹愈鸭能言。惯病药成戏，群醒醉转尊。南云带腥臭，人鬼各烦冤。（自

注：时倭军大集越南。）

夜坐书愤

我欲乘云叩九关，问天何日赐人环。江波浩浩红沙碛
(自注：家兄仲廉权厝处)，梧叶萧萧青竹湾(自注：合川寓址)。
泪尽死生兵火地，魂飞去住别离间。但能负米三千里，不惜
投身到百蛮。

晚眺书感

绝忆新条槛外斜，暖红寒碧自交加。独怜初雨娟娟蝶，
无那残春阁阁蛙。永夜烧灯欢入醉，东风欹帽梦为家。故园
重到应何日？满眼江山动暮笳。

贵阳留滞，北行无日，中夜彷徨，凄然有作

日日黔山踏晓霜，镜中须鬓路尘黄。挟书为累思秦政，
止酒无恒罪杜康。十口悬悬迫残岁，此心落落付斜阳。凭谁
乞与邯郸枕，暂梦南都旧草堂。

题秋山图为荫麟作(张荫麟，浙大史学教授，不幸年未四十
而卒。淳注)

寒木传虚籁，微波送夕阳。秋心无处着，闲味一襟凉。

夏夜

星河耿耿照霜髭，独听蚊雷和我诗。朱李甘瓜闲味在，
可怜夕夕梦儿时。

题画竹寄履川

病眼凄迷怯硬黄，漫图寒玉寄苍凉。丁零莫问柯亭弄，
多恐流人断尽肠。

为念诗人曾履川，已如饥凤久声干。梦中千亩孤心炯，
壁上一枝刺眼寒。

跋

先师郦衡叔先生，讳承铨，题所居斋曰愿堂，因以为号，复称无愿居士。幼而笃学，与仲兄仲廉先生（讳承宪）从舅氏冬饮老人学。复嗜丹青，受业萧屋泉先生之门，深造自得，老而弥勤。其立身行己之大端，本师王驾吾先生《风木慈乌图记》已略言之矣。

先师家南京，倭寇之变，挈家奉母太夫人崎岖巴蜀，先后教授于成都金陵、华西诸大学。其后复受浙大竺藕舫（可桢）校长之聘，自蜀而宜山，而遵义，淳因得以受业门下。先生所授课曰杜诗，曰苏黄诗，曰史汉研究，曰目录学，例皆融会诸家，断以己意，非耳食稗贩者所能望其项背，于此可窥其学养之深，非仅以诗人画师名也。其为教也，厚积而薄发，循循诱导，课堂讲授之余，凡及门问学者，靡不悉心指点，举凡经学，小学，正史，杂录，诗文金石书画以至内典，有问必答，非仅限于所授课目。淳与二三友好，听讲之余，辄喜出入师及驾吾师之门，濡染尤深。岁时伏腊，辄蒙酒食之赐，亲如家人父子。此情此景，四十年间，往来于怀。窃念姿质驽下，中间遭时屯蹇，功令废学，而今日尚能滥竽高校讲坛，以诗古文辞教学而未致大谬者，盖出于两师之赐为多。

先师幼而工诗，多接硕儒长者之绪论。虽取径中晚唐，而深入杜韩苏黄诸大家之堂奥，复博学以济之。遭时丧乱，忧国忧民，每怀靡及，发而为诗，清丽中寓深沉之思，典则中有时世之感，自成一家。窃尝谓古人论诗王摩诘“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之语，苏子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之说，自皆不刊之论。而杜韩苏黄诸家，复以所学恢廓之，纵横驰骋，莫可涯涘。中晚唐小家以至南宋江湖四灵之

作者，大率才清而腹俭，乃有讥不当以学为诗者。先师具画师诗人学者于一身，其诗不矜才不逞学，行若无事，冲融骀荡，于一己遭逢中深寓家国时世之感。读者试从容涵咏，愈久而味愈出。此非淳一己之私言，举凡经历倭乱流亡者读其诗皆有己所欲言而未能言之感焉。

先师博极群书，家寓藏庋，丹黄纷呈，而秉述而不作之训，故不轻著述。虽颠沛流离，未尝一日废书，而夜必记其心得焉，其日记积至数十巨册，惜乎此数十年之心血竟为劫火所毁。今则惟《愿堂诗录》三卷古今体诗150首，皆先师所自定，尚赖哲嗣家驹珍袭藏之，今兹所选皆出其中，起于己卯（1939）止于甲申（1944），皆崎岖蜀黔之所作也。淳从而学诗，先师每出示吟稿，一字未安，有改至十数者，意匠惨淡经营之迹，于后学启迪尤多。淳曾倩良工装池，以期传之久远，孰意空前浩劫，连同所赐书画，悉为抄没，追寻无得，盖已化去，可胜惜哉！

今选录遗诗，如闻髣髴，追念当日侍座问业之景，犹如昨日，而死生隔世！彼苍者天，夫复何言！

受业周本淳沐手敬跋